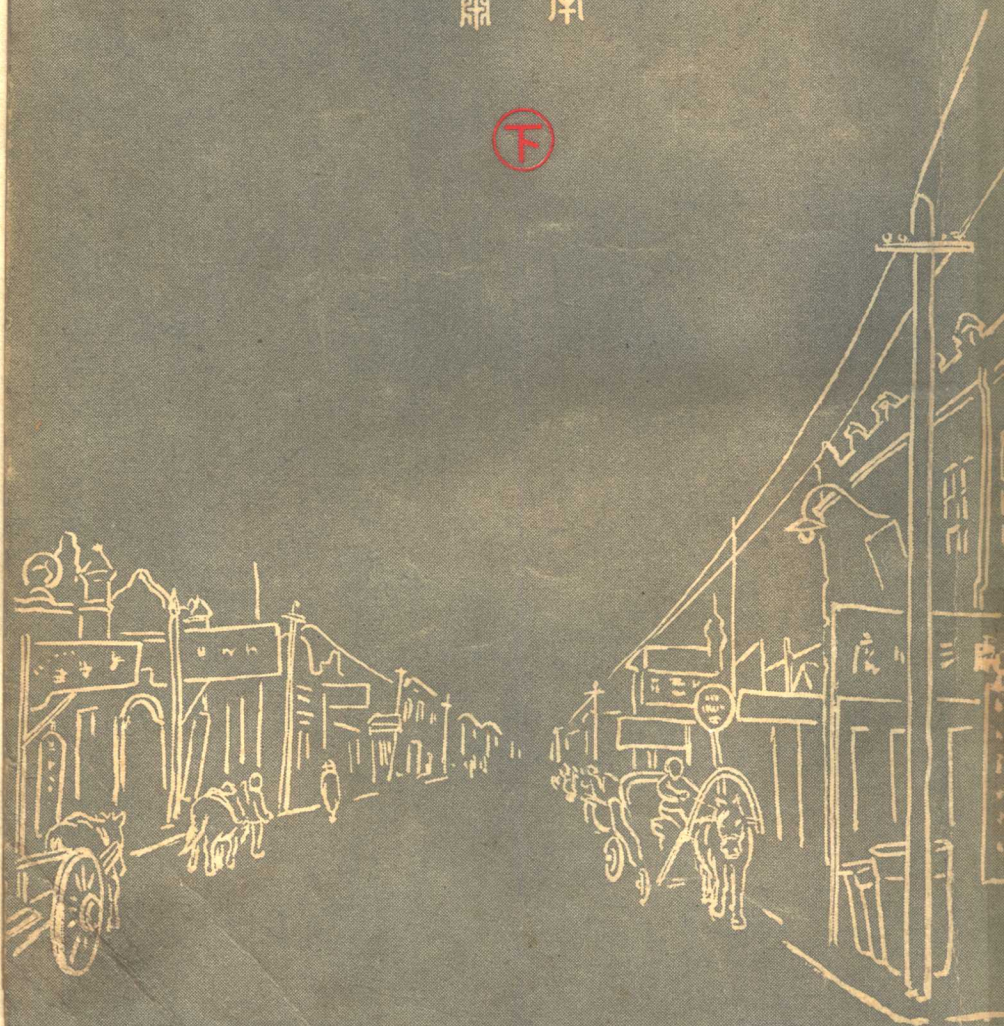


过去的年代

蕭 軍

下



蕭 軍 著

过 去 的 年 代

上 册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过去的年代

萧军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与京东四头条路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57号

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册号152 字号815 000 开本850×1168毫米 印张34张 插页4

1957年6月北京第1版 195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3000册

定价(6)3.50元

目次 上冊

第一部

一	冬夜的駝鈴	二
二	凌河村的人民	三
三	『生兒莫喜歡』	七
四	沫一般的謠言	三
五	劉元	四
六	『上馬容易下馬難』	四
七	海交	五
八	翠屏	五
九	楊半城	六
一〇	火場上	七
一一	楊洛中	九
一二	葬	九
一三	一個早晨	一四

一四 井泉龍..... 一〇元

第二部

一五 三 人..... 二〇元

一六 馬..... 一七元

一七 去拘楊洛中底窩..... 一四元

一八 啞巴兒子..... 一六元

一九 宣 誓..... 一七元

二〇 守 望..... 一九元

二一 『給我尋一把刀』..... 一〇〇元

二二 逼上羊角山..... 二八元

二三 『給我打死他！』..... 二三元

第三部

二四 汪大辯子被釋放了..... 二四〇元

二五 林 榮..... 二五元

二六 音樂的夜..... 二六元

二七 宋七月和宋八月..... 二六元

二八 尋 妻 三一九

二九 羊角山 三一九

三〇 下山 三五六

第四部

三一 湯洛中準備辦壽 三八四

三二 家族之夜 四〇五

三三 汪大猷子去城市 四三三

三四 壽 日 四七〇

三五 井泉龍被擄 五二〇

目次 下冊

第五部

三六 長春城……………五二四

三七 公園以外……………五五七

三八 天河酒館……………五八七

三九 愛民村……………六四

第六部

四〇 端午節……………六五六

四一 楊家夜筵……………六七一

四二 巴圖營子……………七〇四

四三 青沙山——榴花開的時候……………七八

四四 一連剿匪的騎兵……………七四三

四五 珍珠和金英……………七六一

四六 最後的決戰……………七七六

第七部

四七	胡小五和焦本榮	七九〇
四八	都市之夜	八〇九
四九	請願	八二八
五〇	楊局長家	八三六
五一	醫院內外	八五六
五二	將軍	八七三
五三	戲院	八八九
五四	自殺、火災	九〇〇

第八部

五五	贖了一顆子彈的千槍	九二六
五六	兩弟兄	九三六
五七	飢民羣	九五五
五八	遺囑	九七六
五九	遊行示威	九七八

六〇	卜教師和『耶穌受難圖』	1001
六一	他也被赦免了	1012
六二	蛇	1021
六三	兩隻白鴿子	1070
六四	又回到凌河村	1095
後記		1101

第
一
部

一 冬夜的駝鈴

駝鈴：叮……哈……噓……啞……夾雜在狗們癡狂了似的吠叫聲中，由遠而近既溫和又端莊地響着。車夫們故意抽響着鞭子，尖聲不甚必要地吼叫，罵着各種粗野的言語，呼喚着牲口們各種古怪的名字和綽號，似乎企圖想裂碎這夜底安寧，使村莊裏睡得正溫暖、正香甜的人們清醒一些。

從什麼地方呢，第一次的鷄聲飄過來，那像從遼闊的海洋底那岸，還是無止盡的森林的深處徐徐響起來的銀笛——聲音狹窄而悠長；接着，所有的村莊，就全被這聲音魚鈎似的貫串起來了。

『呸！賤骨頭們……全讓鬼抓去吧……！』

等到一切的聲音不再那樣喧囂了以後，祖母纔向着這聲音消逝的方向罵了一句，而後她又開始了從這個屋角到相對的那個屋角來回地踱走起來，如果地上擺設着的什麼傢具有時障蔽了她，她也要站在它們的面前，像對着一個人似的，磨動着禿禿的牙床，鳥雀似的側轉着頭：

『全應該燒掉呀！……爲什麼不燒掉呀？賤東西們！』

她在尋找誰呢？眼睛鷄似的廻翔着，又似乎在等待着這些廢物們對她這詛罵會有什麼回答。——屋子裏祇有她自己的影子活動地隨伴着她，回答她的祇有她自己底呼吸。

『嗯！嗯！……』

她哼哼着無選擇地頹然地坐進了一隻椅子的懷裏。

從對面的房裏，纔沉斷下去不久的女人底呻叫，又開始接續起來了。它起始是微弱的，斷續的，

像被困制在多重岩石的縫隙委屈迴環瀉流出來的泉水似的；接着，這聲音尖銳得相同電線柱上金屬的裸線過度被暴風吹絞着那樣，尖銳地響起來了。

『生一個孩子……要這樣艱難嗎？』不再忍耐了，她來到窗下，厲聲地問着：

『怎樣了呀，這樣叫？整個的村莊全要叫翻轉了，究竟是怎樣了呀？究竟……』

屋裏面嘈雜和呻喚的聲音聽得出勉強斷落了一個瞬間，回答的却不是呻叫的本人，是林老太。

『怎樣了呀？你問過一百遍……這是生孩子呀！……又不是雞下蛋……爲什麼你這樣性急呀？你生孩子許像吐口痰那樣容易嗎？我算沒見過你這樣人！……』

祖母困惑了，手抓緊着窗台底邊沿支持着身子，她爲了表示憤怒照例是空空地切動着自己的禿牙床。接着，屋子裏却又是一陣騷亂：『抱住她底腰呀！……不許躺下，不許……』接着就是一聲奇拔的尖叫……她——祖母——忘了呼吸，她要沿着窗台底牆壁萎落下來了，周身起着近似癲狂的顫抖：

『讓他是個男孩呀！……讓他是個大命的人物吧！讓他……』

她向天空祈禱着，嘴在開開闔闔，却聽不到她底聲音。——天空的星們，雜亂地閃動着不安定的光芒；月亮殘破地照耀在天西。

嬰兒洪亮的啼聲聽到了，——從遠方又銀笛似的飄起了第二遍的鷄聲。

二 凌河村的人民

冬天，凌河村的農民們，如果遇到天氣晴好，再沒多大的風，全喜歡從自己底家裏活動出來開

4
走在街上，或是聚集在誰家院牆的前面，在有太陽光最多的地方，蹲下身子，也許把背脊倚靠了牆壁，手交叉地藏在袖筒裏，消遣地唾着口水，發揮着各種奇妙的意見，講談着各樣的事情。如果大家夥同意了一件值得笑的故事，便各自放縱地大笑一場。

這個村莊，沒有酒館，也沒有吃茶的地方，這裏的人們不大喜歡吃茶，也不大喜歡吃燒酒。除開賭博和打獵以外，在冬天，人們唯一的趣味就是盼望能够發生一點值得談論的謠言，即或是爲了這謠言而發生一兩場決鬥，也覺得是分內的勾當，這總是比一條冬眠的蟲似的常僵臥着要有趣味些。

爲了距離城市太遠的緣故，城市裏已經成了古舊的故事，在這村莊裏，却還照常被人們珍奇地嚼咽着，反芻着，必須要等到另一件較新的發生纔能够替代了它。

『楊家的小寡婦……生了一個崽！這叫做「遺腹子」呀！哼！他媽的「私生子」！』朱三麻子抹着鼻子，眼睛細成一條縫，說話並不固定地看着人，他常是悠然地看一看天，或者是向遠方連綿的山峯打着超視。

『是個公（男）的嗎？』這是汪大辮子。

這人雖然有着過大的頭和過大的眼睛，而辮子却是特殊的苗細，相同一條瘦貓的尾巴，毛茸茸地貼掛在脊背後面。他底鼻孔朝天，鼻頭相同半片圓肉球，沒有根源地平貼在那寬闊的臉幅上。他從來不喜歡誰底話白白浪費在空氣裏而得不到回答。

『楊家有那樣德行哪！……』楊五爺祇要一聽到無論有誰提到關於楊氏族中什麼事，他總是耳朶尖起來，如今他更接近一點捱近汪大辮子，從衣襟上把佩懸着的銀鬍梳，拿在手裏，細緻而經意

地開始梳理着自己那白色的菱角式的鬚鬚。——他身上那羊皮的大坎肩更顯得破敗了，布面子被磨破的地方顯露出羊皮的光板，已經發了黑色，還有點閃光……。可是在人底眼睛裏，他底鬚子却總是那樣特殊地整齊，好像從來沒有一根曾經錯亂過自己原來的位位置。他接着說：『……我說的滿不算……讓你們說，這不得德行……得什麼？我們底二奶奶……娘家是什麼樣的根源？……』

楊五爺總喜歡說別人底根源，更是關於楊春二奶奶底根源。這是一位專喜歡講別人的高貴來增加自己光輝的人。

『好德行！根源好……就能生好子弟？……狼、狐狸……可全是……全是什麼種生什麼崽……差不了……人……哼！誰知道人？』汪大辮子用他底慣於說俏皮話和專喜歡同別人抬槓的啞嗓子，固執地回答着。說話的時候，他還總要把原本就很惹人眼睛的大額頭，像是故意挺露向前面，一隻要準備決鬥的公牛似的，毫不轉動地瞪起那大眼睛——眼尾有點斜上。

楊五爺從他的面前退開了一步，加緊燃弄着另一隻手裏的珠串說：

『大辮子……你怎麼什麼事全喜歡和人不一樣哪？……年輕的人……應該學隨和一點……纔有出息！……』

風把楊五爺底鬚鬚擺亂了，他急忙又掏出了已經揣進懷裏的銀鬚梳：『……真的……年輕的人，是應該得和氣點……比方你爹就不這樣……』

還不等楊五爺把話交代完，汪大辮子從背後把辮子一手撈過來安置在胸前說：『我爹是我爹……我不是我嗎？……你能够說一隻狐狸是一隻兔子嗎？……早先是大清國，有皇上……現在還改了大總統哪！……』

『我底話……不過是這樣說一說……聽不聽由你！……』楊五爺從汪大辮子的身邊離開了，又接近了宋七月，『你說是不是？……要孩子好……總得有好根源……根源不好……就不能有發達的指望……』

宋七月半同意地點一點他底禿頭，並沒有言語。從圍聚着朱三麻子和汪大辮子的人羣却騰起了一陣轟笑，人們底眼線也全向楊五爺這面集中過來。其餘的人們也開始遭了引誘，從自己原來立着，或是蹲的地方，蟲似的蠕動過來，臉上作着要笑的準備，尖起了耳朵。從什麼地方呢，滾轉出來一團孩子，吵叫，忙亂，企圖要從人和人的縫隙中鑽到更前面。

『媽的——亂鑽什麼呀？』

孩子們捱了大人的耳光，並不灰心，吐一吐舌頭，再開始尋找第二條路……最終在這人環底第一排的便全是孩子們。被圍繞着的朱三麻子臉上的天花斑正發散着光輝：

『……城裏大街上點的燈……全不用人點……一到天黑……它自己就會亮啦……也不用添油……你說他媽的神不神？那些個燈……全像茄子似的倒掛着……火車也不用馬拉……它就會跑……要站住就站住……也不用人吆喝……』

『這不能信呀……這全是洋鬼子的玩意兒……不能信……』一個曾參加過『義和團』的老英雄井泉龍伸一伸拳頭截斷了朱三麻子底話頭，『不能信呀……洋鬼子挖了我國人底心……我親眼見過……拘了我國人底魂靈……逼着他們點燈，推車……我底肉眼看不見……哼！若有我們底祖師爺……一看就知道了……看吧，洋鬼子一天比一天多了，……我們底心就要被挖淨了……還要把魂靈成車成車地運到外國去啦！……替他們推車，點燈——去，去，小孩子不要聽這些，……你們這些小崽子』

們底心，……將來全得教鬼子挖淨了呀！……全得……」

他開始驅逐着小孩子們了，他又好像回復了幾多年前，頭上纏着紅布……向洋鬼子們開戰時候的英雄。——眼睛圓起來抖擻着銀白的鬚鬚……。

『洋鬼子進過北京城？……這些驅使魂靈的方法……全是從我國的國庫裏偷去的呀！……三國上諸葛亮底三卷天書……姜子牙底杏黃旗，……還有，……全落在鬼子的手裏了。還有……』

井泉龍爲的要想尋找證明，用眼睛在這人環內外旋動着，爲的要向人表示自己強壯，一隻手捧着那時時要飄動起來的白鬚鬚，一隻手底大拇指還翹起來。

『楊五爺……』他在人羣中終於尋到了鬍子和他差不多白的老夥計，『楊五爺他見過……你們這些黃嘴峴還沒退盡的孩子們……媽媽怕還沒生你們哪！……你們問一問楊五爺……他見過……我們那時候……哈哈……他們族中的……二奶奶，若不是爲了年頭亂……能嫁到這兒來嗎？現在怎麼？聽說也生了孫子了？……人真是……噯噯，這些小東西們……生得該多麼快呀？一轉眼……全像雨後蘑菇似的……就冒出土來——』

『你是蘑菇……你是老蘑菇……』孩子們喧叫着，笑着，向井泉龍鑽過來，要拔他底鬚鬚。青年和壯年一點的嚷叫着助威：『拔他底鬚子……叫他請黃天霸下來，……不——請張飛……哇呀呀地叫……』不，要豬八戒，呀，——還是孫悟空呀……』

井泉龍扭着每個孩子底耳朵把他們扯開去，可是孩子們是潮浪一般的無止息，推開又回來，……還在不斷地加增着新的……老英雄終於遭了圍困。

朱三麻子爲了這老頭打斷他的故事，以致他被遭了遺忘，要報復，他比孩子們幾乎叫得更尖

銳：

『小傢伙們……不要退……上呀……上呀……扭他底鬍子……要他裝孫悟空給我們耍一套「金箍棒」……』

楊五爺知禮地，一面擺着手調解，一面還是小心地梳理着自己底鬍子。可是他這調解毫沒有什麼用處，連自己全像一粒沙似的，被這潮浪戲弄似的推移着了……他叫：『這對老年人是不成樣子的呀！……這……』

『小鷹鷄們……不要鬧了……林老頭給你們來拉胡琴啦！……老林——』

井泉龍向林青和楊三來的方向招着手叫着：『老林……救一救吧！……老英雄受困了——』

老林青的樣子似乎並沒聽到這聲音，胡琴挾在一條臂下，另一隻手裏提着一些冬天的乾菜蔬，一隻裝滿了酒的酒瓶，還有一隻活公雞。他和楊三前後地行走着，他們好像各自在思索着什麼，林青底頭有點發軟地勾垂到胸前，脚步也近乎有一點空茫，這不是他平常的樣子。楊三却還沒什麼改變——昂起着尖銳的小鷹鼻，身子一條柱似的挺直着，胸脯凸出，總像一隻要尋找決鬥似的小公雞。

凌河村位置在山脚下一帶斷崖的上面，崖下面便是凌河。如今河水完全凍結，在太陽下面抖閃着眩惑人眼的光芒。每處山陰遺下來的積雪，看不出變更，山頭和河灘全是光禿禿地再也看不到了。那天夏天綠綠的茸毛。自從凌河瘖啞了它底騷鳴，整個的凌河村就變得孤獨和落寞，真是成了一條冬眠的蟲。

——啊這又算是一代！